

充满职场气息的 宁波古署旧衙地名

宁波地名谭

徐雪英

古代，等级制度森严。象征权力的官署衙门在民间影响很大，往往成为各地地名来源。即使经过岁月洗刷，古署旧衙终成往事，仍有不少此类地名遗存至今。

海曙鼓楼步行街一带有府桥街，以旧时宁波府署前的府桥得名。宝庆《四明志》记：清澜桥，俗曰府桥。《鄞县通志》记：府桥街，旧名府侧。旧府署之前有府东、府西二桥，故名。民国16年，宁波填河建路，府桥消失。府桥街改建后仍存，街侧遗有督学行署等旧迹。

府桥街一路之隔有县前街，因位于旧时鄞县县署前得名。附近还有县东街、县西街，也以位于县署东西两侧而名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县前街与县东、县西、府桥街并称立新街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因旧城改造需要，县西、县东街先后拆并消失，县前街改建后仍存。

鄞州七塔寺一带有廓院巷，以旧时鄞县县尉厅而名。廓（音xiè），旧指官吏办公之地。清代《四明谈助》记：旧有鄞县尉厅，宋雍熙间置，巷近补陀寺前河，有廓院桥，巷因桥得名。这里的“补陀寺”指七塔寺。明初实行坚壁清野政策，迁海岛居民入内地，普陀山宝陀寺观音像被迁入七塔寺供奉，所以有段时间七塔寺也称为“补陀寺”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也因填河建路，廓院桥拆毁消失。

二

宁波地处东海前沿，历史上一直是军事战略要地，历代军事设施前后相承，境内遗存着大量和军事机构相关的地名。

慈溪东部有观海卫镇，又名观城，以明代抵御倭寇的观海卫城得名。光绪《慈溪县志》记：宋代，观海卫一带已设寨驻军。明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为抗海患，信国公汤和在慈溪三十都定水涂涂上建起卫城。因“海之大，观在卫”，故取名观海卫。观海卫下设两所，东边龙山所（今慈溪龙山镇），西边三山所（今慈溪浒山街道）。所下又设台、汛、墩，军事设施遍布宁波海岸各地。

光绪《慈溪县志》记，龙山辖



府桥街街侧遗有督学行署等旧迹



县前街因位于旧时鄞县县署前得名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）

十个百户。所有正千户、副千户、镇抚等官16员，司吏1名，旗军1120名。因西北附近有伏龙山，故名。光绪《余姚县志》记，三山所在梅川一都之浒山，俗呼浒山城。所置千户等官15员，驻扎旗军1120名，辖历山、眉山、蔡山、吴山、担山等7处烽墩。清初观海卫所裁撤，部分遗迹至今尚存。

北仑穿山半岛上有郭巨，地处长三角大陆最东端。《福民庙记》记：唐初此地海潮淹没，沿山斥卤，故名大涂洋。随着浅海泥沙不断上涨成涂，终为陆域。宋时，此地设置驿站，取名郭巨驿。后人推测，此名含“海廓开阔，四通八达”之义。洪武二十年，督造观海卫的汤和又在此地监筑郭巨所。和

龙山、三山所一样，郭巨所也有正副千户、镇抚、百户等官员及旗军1100余名。所城废弃后，后代居民把郭巨简化为郭巨，沿称至今。

海曙月湖西岸有中营巷，因清时此地中营守备署、中营校场得名。清代，宁波和很多要塞之城一样，境内驻守着绿营兵。他们以营为单位，以绿旗为标志，招募汉兵镇戍一方。宁波境内共有六营，除中营外，还有前后、左右营等。1882年11月7日，《申报》曾记录宁波六营演练新闻，云：“宁郡六营兵弁自欧阳军门莅任以来，无日不在大校场操演线枪、洋枪，各队先习步伐，后演施放，其队伍之整齐，技艺之纯熟，较卫安勇有过之无不及。日前为六营大操，军门亲临演武厅阅看，军容严肃，枪法便

捷，器械亦极鲜明，大足壮海疆之色也。”

三

除军事机构外，宁波还出现过大量类型各异的税务机构，有的也融入地名，遗存至今。

奉化西坞有税务场，以古代税务司而得名。该地古为奉化县东要隘，商贾来往必经此村。传宋代此处设有税务司，故名。《宝庆四明志》记：“奉化县旧有公塘、白杜两税场”，“庆元四年废”。后人推测此处便为白杜税场。

奉化苑湖有河泊所，以古代渔税所而得名。此地临近象山港，古时海船可直驶村口。光绪《忠义乡志》记：南宋时，何姓、糜姓先后自昌国（今定海市）金塘、临海糜家迁此定居。因村内有湖阳桥，故村落原称湖阳。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此地设置河泊所征收渔税，故易称“河泊所”。

宁波三江口东岸有常关弄，因其地旧有清康熙时建的浙海关而得名。民国《鄞县通志》记：常关街，旧名税关街。昔时商舶往来于此验税。1861年，江北岸洋人把持的洋关设立后，浙海关遂改称老关、旧关或常关。1930年，常关被民国政府裁撤。

四

除上述类型外，宁波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官署衙门地名，这些地名让宁波街道村落充满了古代职场气息。

奉化苑湖街道有桐薰司，以古代此地市场管理机构得名。宋建炎年间，为避金人难，庄姓先祖始居于此。因其地多椰，得名椰林。光绪《忠义乡志》解释易名原因云：后作桐照司市，或以桐照旧设司官，尝借署椰林，故名。亦作桐照四市，以苑湖两日市，吴家埠八日市，是地四日市也。可见现在俗称的“桐薰司”应由昔日“桐照司”讹化而成。

北仑小港有衙前村，以古代此地盐务衙署得名。北宋时，该地建立清泉盐场。元代时，张子忠任当地盐运清泉司令，颇有政绩。鉴于当地风俗淳美，张氏在盐司衙署近侧筑屋定居，故名衙前。

海曙月湖附近有仓基街，以古代此地官仓旧基得名。宋淳祐四年（1244年），制帅殿撰赵用官地换取延庆寺西蔬圃，始建南仓。元代时，改称广盈仓。明代，宰相余有丁府第仓储亦在此。后明都御史陈廉建府邸于仓基，故有“仓基陈氏”之称。

生香地演绎着一幕幕生活剧。

此时，雪糕已不仅仅是雪糕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，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影响，从而使商品具有一种神秘属性，似乎它具有决定商品生产者或消费者命运的神秘力量，激发了人们无限的心理需求，驱使雪糕有了价格扶摇直上的高光时刻。

互联网永远在线的时代，就有了永远在线的情感表达。某地的一根雪糕涨价时，另外一个地方的另一根雪糕也贵起来，示范效应就这样简单粗暴地即刻动起来。

雪糕刺客，吃还是不吃？买还是不买？心痛还是不甘心？我们都闭上眼睛，问一问自己内心的评判吧。

作者系暨南大学投资咨询（研究中心）主任

来源：广州日报

欧公柳、薛公柳

温故

虞舜客

1048年春，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期间，在大明寺西侧辟地建了一个供人游憩、雅集的场所，称为“平山堂”。堂前，他亲手种下一株垂柳。一年后，欧阳修移知颍州（今安徽阜阳市），百姓感念他在扬州的德政，将这棵柳树亲切地称为“欧公柳”。

北宋徽宗年间，另有一个叫薛嗣昌的官员，出任扬州知州。他在“欧公柳”的正对面，也种下一株垂柳，自称为“薛公柳”。此举不仅被百姓嗤之以鼻，而且薛嗣昌刚一离任，“薛公柳”即被人砍掉，当柴烧了。

若论欧阳修在扬州的政绩，虽只有一年时间，但其手笔不可谓不大。比如他得悉“今年蝗蝻稍稍生长，二麦虽丰，雨损其半，民间极不易”，于是上任伊始，既力抓减灾又重视“与民休息”。再比如，他严格要求州府僚吏廉洁治政，提高办事效率。对办理案件，“除盗贼大狱，不过终日，吏人不得留滞为奸”。一般案件要当日办完，办案人不得故意拖拉，从中捞取好处……

因了在为政、伤吏、造景、重文等方面的业绩，赢得民心，也在情理之中。“欧公柳”之称，正可谓“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”。

按理，有欧阳修这样的为官好榜样，日后有谁在扬州为官做事，只要向其学习就是了，或许还会比欧阳修做得更好、干得更出色。

是“见贤思齐”还是“西施效颦”，薛嗣昌给出了答案。他在出

任扬州知州后，对平山堂、“欧公柳”的巨大声誉艳羨不已。于是在“欧公柳”的正对面种下了“薛公柳”。在他看来，只要种下“薛公柳”，也能收获像前任欧阳修那样的好口碑。或许，因为碍于他炙手可热的权位，其周围的官僚们极尽点头哈腰、阿谀奉承之能事，然而，老百姓并不买账，薛嗣昌刚一离任，“薛公柳”即被人砍掉，当柴烧了。

柳树本无罪，百姓表达的，是对种柳之人的态度。薛嗣昌在任上，投机钻营、虚妄伪饰，一心只想在形式上追求欧阳修的声誉，却不曾关注欧阳修的德政做了什么，还能做什么。如此舍本逐末、本末倒置，怎么可能靠种一株“薛公柳”，放大所谓的政绩呢？事实上，其这般幼稚、笨拙、虚伪的做法，充其量不过是掩耳盗铃，欲盖弥彰罢了。

今日，像薛嗣昌这般生搬硬套、依葫芦画瓢的人与事，似乎很少再有，但“貌”离“神”合者，依然存在。有的人虽不想干事、不会干事也干不成事，但“诗外功夫”不免一流——比如有的人运用“酒不够，水来凑”的手段，不惜把小的“吹”成大的，把低的“拔”成高的；再比如有的人惯用造假、欺编抑或“张冠李戴、移花接木”之术，大搞所谓的“摆烂工程”“政绩工程”“形象工程”；又比如，有的人借助一些舶来的“新名字、怪名词”进行“伪创新”，以此把自己打扮成“改革的勇士”“创新的先锋”，等等。

若热衷于此，到头来免不了像薛嗣昌的“薛公柳”一样，一旦人走了，树也就当柴烧了。

漫画角



烈日下

蓝波 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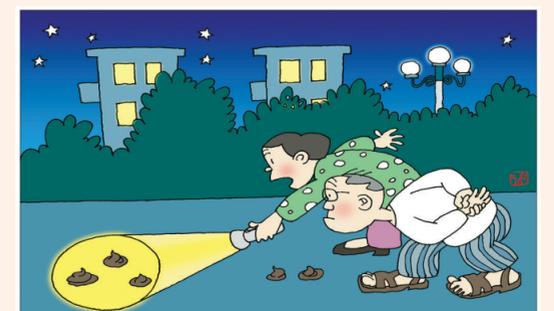
闹“罢工”

高晓建 绘



开个“短”会

邹磊 绘



“雷”区

王祖和 绘

“雪糕刺客”折射何种消费心理学

新知

刘金山

炎炎夏日，品一根雪糕，顿觉凉爽，颇有沁人心脾的感觉。这种倍儿爽的感觉，用经济学的话讲，就是边际效用很高。

童年放学后，到雪糕摊，拿出极其稀缺的几分零花钱，品一口人间美味，有时候还可以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。此时，对于少年儿童来说，雪糕就是奢侈品：味甜，消暑，炫酷。

一根雪糕，既有了自然属性，又有了社会属性，既满足了生理需求（味甜、消暑），又满足了心理需求（炫酷）。

后来，吃雪糕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可以在街边商店吃，也

可以回家到冰箱里搜寻。此时，雪糕就是必需品，回到了它的本义：味甜，消暑。

雪糕褪去了社会属性的外衣，回归到了自然属性，只需要满足生理需求（味甜、消暑），一身轻松。

从奢侈品走向必需品，雪糕的属性发生了蜕变。其实，变化的不是雪糕，变化的是人，变化的是人背后的社会图景。

如今，出现了一个名词叫“雪糕刺客”：那些隐藏在冰柜里面对其貌不扬的雪糕，但当你拿去付款的时候，它的价格会刺你一下；有的数十元，有的上百元，有点“钱包受伤”的心痛感。

买卖双方，你情我愿，达成交易。价格影响你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，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。但“雪糕刺客”着着实实地给人们上了一课：本是平常物的雪糕，怎

么了？

变化的不是雪糕，变化的是人，变化的是人背后的社会图景。普罗大众，想过得好一点，这本是正常现象，是美好生活的正常升级，却在一些时候逐步演变成某种消费心态：对更好更贵的消费品趋之若鹜，甚至为了买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包，吃着几元的方便面。

这种消费心态，似乎完全脱去了自然属性的外衣，而裹上了社会属性的外衣。时时刻刻想证明“我过得很好”，面子很重要。“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”，一个“贵”字，似乎彰显了自己的“更大面子”。

一件东西，当社会属性的心理需求（奢侈品），超越了自然属性的生理需求（必需品），涨价就成了必然。雪糕属性的变化，就活色

随思录

韩光智

最早，有的看，便欢喜。是的，我说的是电视刚诞生那会儿。看，还得挤着看，约着看。先是大的单位才有电视机，后来是先富的人买到家里去，不挤不约还看不上。看着看着，有了忠诚度，对某台频道某节目盯牢盯死，真没时间看，还牵着肠、挂着肚。平日闲聊，动不动就聊到它。

现在，电视我们还是看的，但

忠诚度可就提不起了。更多的人，选择刷手机。挑，说的是电视机时代遥控器在手；送，说的是手机时代，大数据后台知道你的需求偏好，自动“送”给你感兴趣的内容。虽然我们不怎么提忠诚度了，但是拿着手机，刷刷刷，你并不觉得累。

时代在前进，“挑”不如

挑、送、定

“送”。后来呢？大时代未来如何，我不知道，对个体而言，我的观点或建议是：“挑”不错，“送”更不错，但终不敌“定”。

在构思“定”时，用了一下网络，让我吃一惊的是，再刷手机给我“推荐”的文章，其中一篇是：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，“定”的本源涵义。——无巧不成

书，无巧不成网。其实，背后皆是偶然中的必然。

推文引用了《大学》中的名言：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

领悟网上的推文，我发现“定”，是我们得有追求，从而“定”下目标。有了目标，内心从而有了“定力”。有了“定力”，在手机上，我们才会更主动更有效获取“定制产品”；是手机为我所用，而不是我被手机牵着鼻子走。换言之，不做“手机奴”，这样才能“定后能静”“定后能得”。